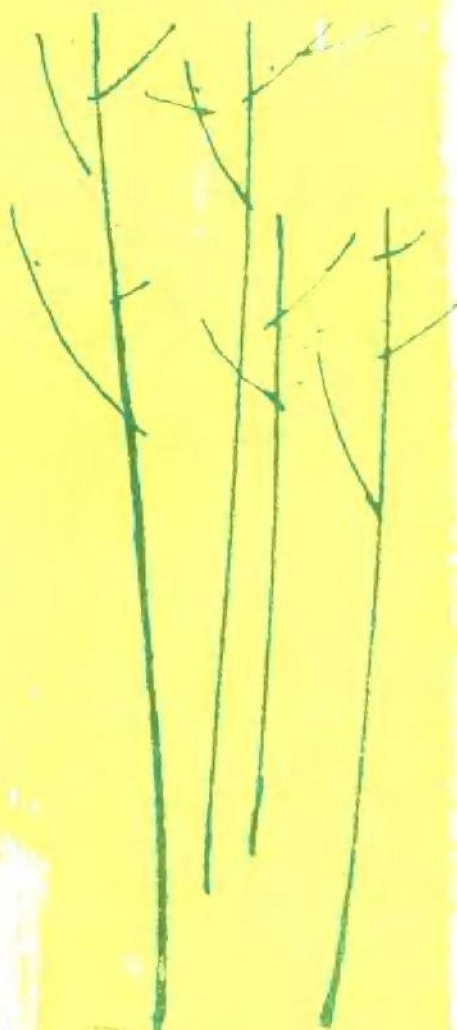


涓涓

萧军

46.5



渭 渭

萧 军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5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插页6 印张2.25 字数70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780

书号: 10096·306 定价: 0.38元



萧军与萧红（一九三三年夏于
哈尔滨南市街二十五号院内）

前 言

创作新的罢，
总是比整理旧的有价值。

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的早晨，我带着很大的决心，把这原稿的全部，严密地封进一个纸袋里面，并且在外面还加了上面那样两行字，算作决心不再来触动它的标志：——

从去年十月十三日回上海到现在，也将近七八个月，这之间，尽做了些什么呢？一检点自己的工作，常常感到一种难心！更是遇到较熟的人，或是未见过面的生人信中，还常常要这样垂问的时候：

“您现在工作什么呢？《第三代》的第三部写完了吧，现在开始第四部了？……”

“那里……还没动手哩！”

如果是半生不熟的人这样问我，在回答的时候我还得要表示一点谦和、感激或带点微笑，这样才象礼节。在信中我就干脆说：“还没动手。”至于更熟一点的人，那我回答他们就只有沉默。

时间是鸟似的一时一刻地飞去了。我做了些什么呢？我创作了什么新的东西？要开始的工作准备好了，却不能动手……每次翻

检书橱子的时候。一看到这个纸袋，更是那两行字：

创作新的罢，

总是比整理旧的有价值。

这更使我感到一种羞惭！我没有理由再来触动它，因为我已经多次要把它整理出来、完成它……终于没有做；几次要抛掉它、烧掉它，也曾取决过我所尊敬的人，他也曾嘱我写完它，不要抛掉……可是我并没有做。最后，竟把它屈辱在这个纸袋里，并且还加上了那样两行侮辱的字……使它将要永久被遗忘……如果我再撕裂这封皮，这是侮辱我自己！一个可耻的羞惭自己儿时的人。

一天，我终于又撕裂了那纸袋，把它们托在手上……眼睛感到一点湿润，我要吻一吻它们……但是又没有这样做。

二

“爱自己比别人总要亲切些；爱自己每个生活的脚印，也更甚些！”

在别人的一本书的后面我曾写过这样几句话。我是并不怎样珍视自己过去的一些琐碎感情的记录的，但却爱它们，爱自己；也就是爱自己每个生活的脚印……这却是事实：“所珍视的未必就是所爱的。”

这本书没有我自己在里面，透过这书，却纵横地有我自己生活的足迹在那里真切地存在着，当然这足迹慢慢就会随着我的记忆模糊、消灭……因为现在它们还清楚——这就是我仍然把它整理出来，并且付了印的第二个理由。

“把你那部旧稿在我们这里出吧？”一次书店老板这样同我说。

“不吧……这要使你们赔钱……因为这是一部旧稿了……并

且还没有写完……”我笑了笑摇摇头说。

“你可以写完了它呀……”

“不，现在再写这样稿的心情，提不起来了，并且觉得笔致也有些两样……所以决心不再写下去——”

“那么就这样吧，在我们这里出……我们不怕赔钱……”

我们共同地笑了一阵，可是我还是提示了他，说：“这是要赔钱的。”同时自己心里确是也这样感觉到：为了这书使他们赔钱，还莫如自己印好。可是竟又答应下来。——直到现在还似乎感到一种不安。

三

写这书的起始约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。每天在哈尔滨一张报纸的副页上登一点，唯一的目的是每月拿一点钱。不曾想到它会成一本书，也没想到会有几个读者来读它，所以写这稿时也很草率，常常是编者先生在那里等待发排了，才回来写。有时从H的口中听取一段故事，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意思，这样就成了。今天这样写了，明天怎样写呢？那是从来不想想及的，也就相同我们那时的生活：今天吃了，活了，看到了太阳……明天怎样呢？那是不知道的。

这样继续了几个月，终于那个报馆的总编辑提出了意见，他说这小说没趣味，不能号召读者，问我能不能改写点“章回体”的小说，张恨水的《啼笑姻缘》那样的，使每个太太、小姐、老爷、市民……之流全乐读的东西？稿费还可以加多点。我说我不能。这小说于是也就不再在那副页上占几寸的地位了。接着这位总编辑却自己出马，真的写了一部章回体小说，地道的仿照张恨水，

在我原先的地盘以外又加了一倍半，开始登起。我呢，为了要活，每月却只好写点“漫谈”、“漫记”之类的文字，聊以拿钱。

在这小说截登的那一天，我也曾写了这样几句话：

“读者们：

《涓涓》就这样结束了罢。

每天这样涓涓地流，我想不独读者们腻了，连我这写的人也讨厌了，何况这又是一点‘淡而无味’的东西：没有爱，没有香，更没有软绵绵的温情话。

我原定的计划本来再有几万字就可以写完它，如今总编辑先生催着文艺编辑，文艺编辑先生便要催着我这小撰稿者：

‘《涓涓》还不完吗？快些结束了，再写点别的吧！’

《公园》的篇幅又这样小；义务的投稿者又是这样多，我这篇破稿子还要拿几个稿费，对比之下，《涓涓》的稿子每天只得登载那样一点点！作品（？）本来就稀松平常，而又登得那样少，我确知道，如果有人读的话，也就如看不连贯的影片一样，燥而寡味。

几位远方来信的友人，和近地的友人也常问着我说：‘《涓涓》为什么每天登得那样少呢？你写不出吗？’

我只有笑笑地说给他们，或是在信里这样解答：

‘这有什么办法呢？登载多少是报馆的权限啊，一天几千字还写不出，只有鬼才这样懒……’

文字一论价去卖钱，更是这样地卖法，这比一个四等卖淫的女人还不如！有什么‘情？’什么‘爱’……不过拼出了一具脱了灵魂的躯壳，随顾客们怎样喜欢就是。

《涓涓》就这样结束了罢。将来如果我能够拾到一笔钱，也许把它补足了印成一个单行本。那时候，也许卖，也许一个钱不

要，外搭邮票，送送想要读它的人。不过这还是后话。”

到了青岛（一九三四年六月）因为在一家报馆里做编辑，每天要剪报筹稿，便把这登过的稿又重登起来了，以充篇幅。那时候也曾企图续完它，待登完了印一个单行本。恰好，正在准备续写的时候，报馆也就关门了事。于是我又带它来到了上海。这点稿子虽然不起眼，它的运命却很曲折，如今终于还是秃着尾巴和读者们相见了。

那时候写这稿时，除开换钱以外，朦朦胧胧似乎也企图在那里面使程度低于我的读者们，得到一点什么。于是拐弯抹角把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，比方常识术语之类，总是尽量塞到里面去，也在这样偷偷地这样想：万一看报的人，偶尔读到这段文章，偶尔因了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眼，能够引起点什么作用来，不也是很好吗？——如今我重抄了一遍，却把这些地方删节了许多，一方好似我有点进步，懂得那样做太浅薄；一方也正表示自己慢慢也懂得“生意眼”了！我爱我那当年的“浅薄”的心情，却有点鄙视这现在的“深沉！”

这书印成，附带我却有个小愿望：

就是希望程度高于我的读者们不要买它罢，这对于你们没什么用处。至于程度低于我的读者们，买一本倒不妨；也许这里面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字眼能够带给你们一点什么所需要的。同时我盼望书店能够定价便宜些。

封面系林千页君所作，谨志谢。

一九三七，六月，廿一日下午——上海。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依据上海燎原书店1937年9月版，经作者重新修订后排印。

第一部

一

莹妮和涓涓的相识，是在哈尔滨崇德中学第一年的期间里。

莹妮是十六岁，而涓涓比起莹妮却还要小两岁。她的身材又是很短小，不仅在她们本班三十个人的里面，她是最小的一个，就是在全校近乎四百个同学的中间，她也算最小的一个了。再加上她的性格爽利，身体强健，同学们便赠给她一个怪适合的绰号：“Ball姑娘。”

由涓涓一变而为Ball，并且在Ball上面，有时还要加一个“小”字，这似乎是含有一点侮辱意味的玩笑。她起始是不高兴的，可是人们却偏要这么叫她，甚至干脆地连她的本名全给取消了。久了，连莹妮有时也要这样叫她，在这样莫可如何的群的势力下面，她也不得不默默地承受下来了。事实，这不是一种恶意，她也知道了人们正在开始怎样地喜欢着自己。

二

第四课室的一面窗口，临着一条广平的长街。那街，在交通上似乎不是一条怎样重要的，由那来往不多的车马和行人，就可以判断出来：如果你要肯用一些心思，你总能够记清一天里由这

条街跑过的洋车、汽车、马车……的号码；马的毛色；人的约略的面貌和他们特殊的走路的姿势；人力车夫们躬下去的身形——困疲的还是精壮的。

虽然这学校的四围是这样的悄静，可是当每天放晚学的时候，却也要习惯地纷扰一个时间。忙碌着回家的，或是到什么地方去的……你可看见，她们是怎样地一面不按正规跳下校门外的土敏土的台阶；一面企图把头上的帽子扯得相宜了，或是赶着扣大衣的扣子……一种近似将被赦免的囚犯那样迷惘、那样欢欣！

莹妮每天要站在楼窗的里面，透过窗上的玻璃，看着别人是怎样地一个一个向回家的路上走。……她常常要看着走去的最后的一个人，送着她的背影消没；她还要站在那里，超视着灰色的远天的云，一个或两个高飞低飞的鸟雀，街树的尖梢……一直到那礼拜堂的尖顶，被暗灰或是淡赭色的晚霞笼罩了，她也还要在那里呆立着。

今天，同往常一样，她还是从窗口向外临视着：看着每个人来去的头顶和背影，最终，几条很熟悉的背影出现了。那一共是三个人。一个是小娴，一个是荷子，她们全是穿的黑色衣裳。可是介在这两个人的中间，又是稍稍走在她们前面的那个穿了大红颜色斗蓬的是谁呢？这使莹妮的思想停止住：

——这个孩子……是谁呢？穿了这样颜色的衣裳！

经过短短的思考，她自己笑了：——唔！原来是她呀！

为了这，她更亲切地看着她们一步一步安详地离开校门，渐渐地远了，一直到那两条较长的黑影，挟着那火红的一小团，转过一处街角不见了，她还在亲切地望着。当时她奇怪地竟起了一种恨意：她恨她们为什么竟连头也不回一回就那样走去！她们真的不知道还有一个孤零的人，在这里，每天眼送着她们每个背影幸

福地归去吗？她的眼睛不自觉地湿润起来，顺手从衣袋里扯出一条手帕，惘然地揩抹着。忽然，又是一点点红的颜色，在她的眼前起了一个闪动，她发见了原是那条绢子的角边上，绣着的几颗红色的小星在闪光。绢子的颜色是白的，白得就相同将落在地面上的雪，还在不安地颤动着；那小星就如将流出来的鲜艳的血滴，泼洒在上面。每颗小星还全缀着一条桃色的小尾巴；在别一个边角上，有着“涓涓”两个小字，也是用红色的有光的丝线绣成的。——这使莹妮又回想起她和涓涓由同学到朋友的路上的发轫期。

三

那还是七八月间天气乍凉、初秋的时候，在第四班里陡然流行了一种“刺绣热”。每个人，每当休息的时候，几乎全要拈针捻线弄这个玩意儿。莹妮，为了要破除那秋天所引起的落寞的情绪，便也随着别人弄一些彩线，有空余的工夫绣些什么玩玩。但玩得腻了便将绣好的东西剪得细碎，偷偷地抛向了什么地方去。在真正的刺绣课的时间，她却又从不肯去动一动针线。虽然刺绣教员有几次催迫她把绣好的东西交出来，但她却宁可绣好自己去剪掉，也不肯把人情送给那教员，好装璜她的功绩。

不独绣好的东西她不肯给那刺绣教员去装门面，就是同学里面，她们也是得不到的。如果有人向她要得急了，她便要这样说：

“不要闹罢，这全不是我应该给你们的礼物呢！随便拿我别的什么吧，我一点也不吝惜的！”

事实，莹妮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。可是为什么对于这类不足吝啬的东西却要宝贵起来呢？宝贵罢？为什么又要自己剪掉呢？这又似乎是一个谜。

一天，刺绣课将完的时候，一些人们还围着她，看她手中正在刺绣着的一只雁。那只雁的背衬是一颗淡白色的月亮，临照着一片无涯际的大海，在天和海相接的地方，淡淡地还蜷伏着一些灰色的云团。

雁的全身和背衬早是绣完了，未完的只余了两张赭色的嘴角和一只眼睛。

“这回……可该是我的了。我们大家伙守着她，这回再不能任她剪掉啦……”

小娴探着一幅胖圆圆的脸形，下巴抵着自己的拳头蹲在莹妮前面一只椅子上。笑开着一付鲜红的阔大的嘴唇，康强地半露着一排匀整而白净的大牙齿，说完了还把两只吊梢的大眼睛，无目的地向人们夹眯了一下。接着又重复了一句：

“这回……可该是我的了……”

人们并没有谁来回答她，全把眼睛集注到莹妮手中那只雁的啄角上来了。——上一片已经绣好。

小娴比莹妮小一岁，比涓涓却要大一岁。她身材的高度不独在全班要坐第一把交椅，就是在全校中也是“唯我独尊”。她喜欢淘气，喜欢玩，更是喜欢吃用花色纸包裹的小饼干。她不独和莹妮好，和涓涓也好，全班中也几乎没有不喜欢和她要好的。

她和莹妮好起来的原因，她俩全爱玩和淘气，更是全喜欢吃用花色纸包裹的小饼干。小娴和涓涓也是一样：淘气，玩，吃小饼干……但涓涓和小娴却比莹妮要早好一些。当涓涓和莹妮还没有做朋友之先，小娴在中间总是为她们殷勤地介绍着：

“莹妮，我们的小Ball真好啊！她真能气我们的‘老母鸡’呀——我们的Ball儿不在吗？”

小娴从椅子上站起来了，本来她的身量比别人就高，如今她

又立在椅子上面，这引起了人们的大笑。

涓涓这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闷气，她听到了人们的笑声——小嫻站在椅子上象个司令员似的，张着嘴也向她这面发笑，自己也被感染得笑了。便用着“马步”一跳一跳地也加入了这人群里面来。“你们笑什么呀？”

没有谁回答她，人们还是继续着自己的笑，有的又把眼睛归复到莹妮刺绣着的雁的身上去。

在刺绣课上，涓涓和那刺绣教员——那个绰号“老母鸡”的柳训育员——斗过了嘴。她正回想着那个教员怎样站在讲台上，挺着肚皮向她们说：

“什么是我们女人的责任哪？就是嫁了丈夫，应该怎样赚得他们喜欢；有了孩子就得会做娘……”最后她又说：“你们不要小瞧了刺绣呀……这才是发展女人天才的大道哩……女人不相同男人……”

涓涓气得近乎要发疯，她和她理论，她说：

“惟有‘奴心未死’的女人才会这样做……”

可是那个大量的教员不肯和她辩说，只是用那只环形的小眼睛瞟一瞟涓涓，继续着自己的话：

“……诸生，你们还是年青呢！你们是不知做太太的责任和权利哩！慢慢你们就知道我说的话对你们是有用的了……”

还不等到她的话告一个结束，涓涓就嚷着：“放屁，放屁，”一面掀动着桌盖，响着Pa—Pa—Pa……的声音，接着别人的桌盖也响起来了。

这次，柳训育员不再大量了，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了。说：

“好，你敢这样侮辱师长，我一定要报告校长开除你——”

“去——报告你的去……”涓涓随着桌盖的掀动，又这样大

声地添加了一句。柳训育员真的走了，大家看着她那一摆一摇的屁股，拖了一双缠而后改的不规则的小脚，真如一只将孵过了卵的老母鸡似的走了。

涓涓的心脏开始起了一种近似空虚的跳荡，可是她一看到那可怜的背影，愤怒又代替了这空虚。那剪过的头发，可是还留得那样长，绾留在一个胶质的琥珀色的大发针里，象一只鸭子尾巴似的翘高着……她真想把她立地拖回来，踢破那肥满的肚子，使大家伙看一看里面究竟全盛着一些什么东西？

人们全为涓涓有些耽心，但在莹妮觉得真的被这样的学校开除了也没什么值得可惜。

“涓涓，小心鸡啄你的眼睛。我们不要惹这样可怜的人罢。”

莹妮，笑笑地，一面还绣着那只雁的下一片嘴角；一面动一动身子，意思让涓涓坐在自己的旁边。

“随她便吧，不要说她是一只鸡，就是‘鹰’来又能怎的？”

涓涓说话的时候，小小的嘴唇，轻轻地喷落着唾沫星。

“鹰”是她们校长的绰号。因为她那瘦削的两腮和高耸的颧骨，再搭配着一双金黄色有点显着透明的瞳球，眼角和眼尾又是那样向下面勾曲着；长长的门牙，根性又阴狠毒辣，人们一见到她就会联想到一只鹰，一只贪而无厌的鹰。

“你怎么尽弄这些玩意？”

涓涓问着莹妮，但自己两只大眼睛却不离开莹妮手中绣着的东西。

“这不是很好玩吗？”莹妮侧一侧脸，看一看涓涓说。

“这有什么好玩的？尽弄些旧时代大闺女们的玩意儿，你不嫌气闷？”

莹妮笑着停下了针，看着涓涓那无邪的孩子们所独具的丰

神。蹲在对面的小嫻有点不耐烦起来了。因为她正等着独得莹妮手中那只雁，涓涓却来打扰，她一伸手扯住了涓涓的耳朵命令说：

“小Ball，赶快闭住你的嘴，不然，我一脚便将你踢开——”

涓涓一伸手也扭住了小嫻的鼻子，噪叫着说：

“凭你这大象还敢怎的？我今天扭断你的象鼻子。”

人们全笑得拥挤起来。荷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挤进这哄笑的人群，她拦开涓涓和小嫻的手说：

“鸡正在向‘牙’”——校长的又一绰号——“诉说委屈呢！她们计议着要开除涓涓哩！”

笑着的人们的脸色，全阴暗下来了，特别是涓涓。莹妮的雁绣完了，小嫻却忘了来抢。接着随了打上课的铃声，校役阿五走进来，通知涓涓，说校长在校长室里请她就去。涓涓看一看别人，——有的还呆在这里，有的在准备上自己的课了，只有莹妮还似没什么变更。她扯过涓涓的一只手说：

“去罢，她不会开除你的……她们不会忘了你是谁的女儿。”

涓涓去了，大家才各自悄寂地走进自己的座位。这一课是“国文”，但当国文教员还没有来之先，涓涓已经是一跳一跳的跑进来。来不及说话解释，只是把手向人们摇一摇，表示是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从这天，涓涓和莹妮她们便做了朋友。

四

莹妮冥想得疲累了，她要离开现在的窗口，到宿舍里去休息

休息。当她临踏着下楼的梯磴的时候，在楼梯转角一面大镜子的映照里，看到了自己，她又停留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镜子的前面，凝视着那条近乎灰色的孤独的影子。一具两只脚正踏着两个阶段，身子一半倚在扶栏上面的影子。那影子不象小娴也不象涓涓。那影子似乎在向莹妮笑了，似乎又在点头，同时出现在那影子的脸上还有了一点点稀薄到不能够辨清的微红。

——呸！还要顾影自怜吗？

她这样自语了一句，便低着头加急地跑下了楼梯。

宿舍里面的人们正在评论着这次月考，某个先生给的分数公平不公平？某先生偏厚了谁；混杂着得意的尖叫和失意懊悔的叹息。……

“你全答对了吧？”人们明知道莹妮平素是不理会这些，可是也要这样问一问。

“全对了！——”莹妮接了说：“在我觉得可是全对了，究竟真对不对，我也不知道呢！”

人们全笑了。其中笑得最厉害的是珉，因为她和莹妮在课堂的桌子是紧邻，莹妮所有的答案，她几乎全看过了。她知道这次月考，莹妮多半是要不及格的。

“莹妮你真能‘虎’我们啊！你真答对了吗？”

莹妮望了望珉笑得那个样儿，自己也禁不住笑了。真的，连莹妮自己全忘掉了尽胡乱的答了些什么，就把那考试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混过去了。还能记忆一些，就是那每个教员和校长看到她的试卷时，眉头是怎样地攒聚着，或是冷淡的笑一笑。其中攒聚得最厉害的是那位数学教员宇先生：

“章莹妮，你这卷子就这样就成了吗？你又忙得去玩吗？好，这次，是一分也不能给你……”